

镜头下的忠诚

■ 刘卓

时值盛夏，新华社老宿舍楼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的家中，93岁高龄的钱嗣杰正向来访的北京博望华科科技有限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讲述自己用镜头记录下的故事。

客厅的墙上，挂着钱嗣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还有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因为听力障碍，钱嗣杰平时很少说话，夫人陈惠嫣在旁边高声问他：“你有72年党龄，是老党员了，还记得当年的使命吗？”钱嗣杰思忖片刻，神情笃定地说：“我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为人民服务。”

光阴荏苒，故事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讲述、记录，一句“为人民服务”，是钱嗣杰对党最深情的告白。

作为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钱嗣杰用镜头记录了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发展历程中许多重要的时刻。解放战争、朝鲜停战谈判、万隆会议、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等历史时刻的珍贵照片，都由他拍摄。

钱嗣杰祖籍山东，父辈逃荒去了东北，母亲在他四个月大时就去世了。父亲为了维持生计，每天去松花江上撑船，而年幼的钱嗣杰只能寄养在别人家。

1946年，18岁的钱嗣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一段时间后，党组织将他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重



福的时刻”。

那些年，钱嗣杰跟着毛主席走遍了大江南北。毛主席参加

外事活动、视察南方、重上井冈山、畅游长江等珍贵的瞬间，都被他第一时间定格在胶片上。说起那个时代祖国各地的用电情况，钱嗣杰提到了跟随毛主席去湖北武汉东湖的见闻：“毛主席钟爱东湖，先后去了48次”“一盏盏小灯沿着湖岸排布着，装点着湖面”“跟随主席出行，明显觉得祖国的夜晚比解放前更亮了。对普通人来说，灯越亮，越能感受到祖国的发展。”

在钱嗣杰的童年记忆中，家中没有电灯。第一次见到电灯的情景，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大街小巷灯光明亮。而说起灯，他想到更

点发展对象。“有一天，我从齐观山手中接过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和一张入党志愿书。他要我好好学习，如实填写。”1949年，钱嗣杰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我知道必须坚定信念，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我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期望，不能辜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回忆起入党时的情景，钱嗣杰目光坚定。

1964年，钱嗣杰成为毛主席的随身专职摄影记者。24小时值班，两台相机不离身，是他的工作常态，而此后六年的专职摄影师时光，成为他“一生中最高



■ 张青合

我曾在刘家屯煤矿，与工友齐心协力办过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与队长范宝昌有关。

范宝昌是山东人，五官端正，身材结实，干工作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节奏就慢过。他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不摆谱，没架子，很随和。队里上了岁数的工友喊他老弟，年纪相仿的喊他老哥，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则把范队长挂在嘴边。无论喊什么，范宝昌都有声必应，就像邻家大哥。

张三上班迟到了，慌里慌张跑进会议室。范宝昌问他原因，张三说：“路上与人撞车了。”“人没事吧？”范宝昌问，“只要人没事，就把心放下来好好工作。”快退休的李四，请假回家给老娘过八十大寿，升了井下了班正要走，范宝昌塞给他二百元钱：“老哥，别忘了替我给大娘买点好吃的，祝她老人家高寿。”

我刚参加工作时，操作规程不是太熟，违规操作

被安监科的老任查住了。老任绰号“无情刀”，被他查住即使不学习住班，也得“挨一刀”，重者罚款四五百元，轻者二三百。我惊慌失措，范宝昌来了。“小张是我徒弟，徒不教师之过。”范宝昌插科打诨，满脸带笑，“他初来乍到，是我没有带好。”老任黑着脸，非要连他一块处罚。升井洗澡时，我问范宝昌：“这事咋办？”“还能咋办？凉拌！”他边穿衣服边说，“你走你的，这事我自会处理。”我追问一句：“‘无情刀’能饶了咱？”他答：“他吃软不吃硬，我过去承认个错误就没事了。”

后来，我才知道，老任并没有放过范宝昌，罚了他二百元钱才算完事。我深感到意不去，开了工资非要给他二百元钱。“你初来乍到，是我没把规矩说清楚，这怎么能怨你？”范宝昌坚决不要，“我是队长，教育不到，责任在我，用你拿哪门子钱？”

那段时间，单位安装采煤工作面，人员少、时间紧、任务重，范宝昌临危受命，当了安装队长。单位组织会战，车间、后勤人员都加入了队伍，范宝昌的眉头却拧成了一个疙瘩：“好多人是新人，没干过这活，这要有个好歹，怎么交代？”真是怕啥来啥，单位宣传员调整工作面支架时，挤了脚，脚踝骨折了。

工伤事故，矿上第一条处理意见，就是免了范宝昌的职务。“这么大的工作面，这么重的工作量，这么多人员，出事故是正常，不出事才不正常。”范宝昌据理力争，“即使出了事故，也不能免了我呀。”老任说：“你是队长，你是带班的，出了工伤事故，你必须担责。”

队长这“哥”

担责就要免职，这结局虽不合情理，却符合规定。矿上责令区队，免了范宝昌的职务。很多人看不下去了，队里的两个“主心骨”很快召集了二十多人，大家一致认为：“队长不是范宝昌，我们不干了，能请假的请假，不能请假的，开完班前会不去换衣服。”值班区长老马来交涉，两个“主心骨”说出了我们的诉求，老马解决不了，喊来区长老王。矿上的决定，老王不敢擅自做主，向值班矿长汇报了情况。

值班矿长来了，范宝昌也来了。可大家不听矿长的，听范宝昌的。“这重要那重要，都没安全生产重要。”范宝昌双眼含泪，情绪激动，劝慰大家换衣服下井，“如果大家真心为我好，就抓紧回岗工作。”

再来上班，范宝昌又成了带班的，不过由队长变成了副队长。范宝昌走上值班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弟兄们的情谊，我心领了。但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决不能讲哥们儿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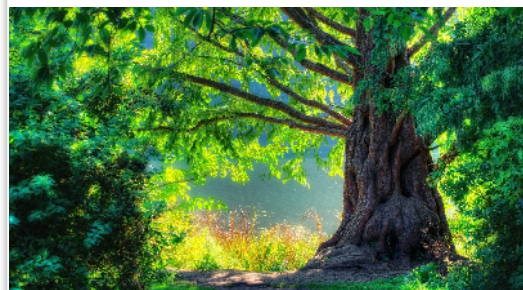
我们笑问：“不讲哥们儿情谊，那讲啥？”范宝昌严肃地说：“讲担当，讲奉献，讲任务，讲安全。”“那好！”大家说，“我们以后就喊你范担当，范奉献。”

范宝昌还说什么，却不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笑，我们也笑，严肃的氛围瞬间欢快了起来。自此，很多人打心里不再把范宝昌再当队长了，而是当作了自家的哥。我见了，也喊他哥，哥长哥短，像有说不完的话。

范宝昌这“哥”也真够意思。我婚礼用车，都是他张罗的，八辆车从头到尾，一溜儿白。婚宴上，他扯着嗓子大声解释：“八即发，白意老，寓意兄弟新婚愉快、一生大发；与姊妹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厚道如树



■ 周铁钧

厚道，意指为人淳朴本分，做事诚实守信。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意思是说：有先见之明者，虽看似有些愚钝，却是厚道人。但这里所说的“愚钝”并非呆笨，而是说话、表态时稳当持重，既不仓促粗暴，也不优柔寡断，这种“愚钝”是用厚道奠基的诚信与稳重，慎思和远虑。

厚道没有外在形象和固定模式，是一种精神体现和行为表露，是用诚信和美德来悦服人，感动人。

《管子》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率兵伐楚，生俘楚将狄考，要斩首向国君报功。行刑时，狄考请求：“我有八旬老母无人照料，请国相放我回家安排好老母后事，定回来领刑。”管仲顿生怜悯，赏狄考快马让他探母。狄考说：“人求生都这样说，怎能相信呢？他不会回来了！”

后来，齐军攻进一个村寨，人都已跑光，却有两个壮汉看护着一群牛羊，管仲问：“你俩为何不逃，不怕死吗？”壮汉答：“我们答应全村人看护牛羊，纵死也要守信。”这时，军士来报：“狄考回来了！”管仲问狄考：“明知要被砍头，为何还回来？”狄考说：“我应承的事绝不失信，楚国不论君王臣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诚信厚道是立国之本！”

管仲听后长叹：“我们是薄义之师闯进了厚道之邦。”他传令赏狄考黄金百两，立即释放，为看护牛羊的壮汉留下粮草，全线撤兵。

醉拳拙朴、坦然本分的厚道，像青禾茂盛源于厚壤，似抗沮阻水得益厚堤。厚道做事待人，乃立身之基，处世之则，给他人一个厚道，会得到挚诚的回报，向世事展现一个信义，会让品格焕发出光彩。

老锁匠命两个徒弟各自去打开一个保险柜，没有钥匙和密码，不到半小时，两个徒弟都完成任务。师傅问：“你们看到保险柜里有什么？”

大徒弟说：“有很多钱，还有15根金条，20多条项链。”而二徒弟却说：“我只拉一下柜门开了，没看里面。”师傅当即宣布把全部绝技传授给二徒弟。

大徒弟不解也不服，师傅说：“干我们这行，心要有两把锁，第一把是必须打开的现实锁，第二把是诚实锁，无论现实锁后面有多少金银财宝，都不要打开它。专心做事、厚道做人，技艺和品格才能一样高尚精深。”

顺天应理的厚道，无论品格还是行为，都让人信赖，给人稳重。厚道人不过分谋划自我得失，不虚夸、不欺骗，作为朋友能信任，作为师长得敬重，作为下属可重用。与厚道人相处，会懂得分享共赢，能学会宽容忍让，厚道如参天大树，为他人遮风挡雨。“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是对厚道为人、厚道处事最实在的诠释。

大暑匆匆

■ 潘玉毅



书会

大暑正值三伏天的中伏，经过小暑的酝酿，热到此时已至极点。尤其响午过后，暑气蒸腾，一桶水泼在水泥地上，能听见“嗤嗤”的响声，间或，还能看见一缕缕缭绕的白烟。人从上面走过，能明显感受到地面挥发的热气。

这种热不仅人吃不消，庄稼亦无法忍受。海面上的台风徘徊、观望了许久，眼见着小暑已经远去，终于下定决心尝试登陆，却难有登陆成功的时候，憋得热浪又添几分。地里的蔬菜、瓜果都蔫了，农作物需要灌溉防旱，正如人需要清凉一样。

小暑吃黍，大暑吃谷。南方的农村旧时以种双季稻居多，而早稻收割与晚稻插秧差不多都集中在七八月间。大暑后几日，长辈们从秧田里将稻秧捆扎利索，放在箩筐或者编织袋里，一担担挑到稻田里栽插，一忙就是好几日。

若逢着晴天，太阳将水田变成一口蒸锅，一脚踩下去，水不仅是热的，甚至是烫的；若逢着阵雨，空气沉闷，一声雷响，天色乍变，人们还来不及逃

离，早已被滂沱大雨淋了个通透。那时的生态好，农田里有蚂蟥，还有水蛇，胆小的都不敢轻易下田。那时的孩子懂事也早，五六岁起，就主动跟着大人一起在田里劳作。

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时，会互相比赛，看谁的秧苗插得又快又好。这时，大人们再怎么规劝，让他们歇一歇，以免累着或者中暑，他们都听不进去。待忙完之后，稚嫩的脸上涂满了污泥，几个人并排坐在田埂上，任晚风吹乱头发，还自觉有侠者风范。

“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大暑时节，同骤雨和地气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萤火虫。萤火虫也怕热，白天避暑草丛，只敢在夜间出没。

若说小暑避暑是为了追求享受，那么大暑避暑则真是一种生理需求。好在如今科技发达，电能充足，就算室外已经如蒸锅，人们仍可以在房中，喝冷饮，吹凉风。遥想古人，在没有电，没有空调、电扇的时节，需想尽办法避暑，茂林修竹、池塘水库、亭台楼阁，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

观古人行状，与水为邻是避暑的首选方式。有的临溪而坐，有的枕水而居，有的躲到桥洞下、水阁旁，有的泛舟荷叶间，戏水取凉。

(作者供职于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